



221
1586
21



門入遠248
1386
卷 22

第八十八回

一路寫敬濟不孝處不能竟此篇而令人有拔劍逐
之之憤是作者特上寫其不孝處以與金蓮待其母
相對見一對萬惡禽獸也

永福寺如封神臺一樣却不像一對竟旗引去之惡
套如武大死永福寺念經結穴于永福寺也楊宗保
非教內人故其念經用素僧子虛又用永福寺僧念
經一樣結穴也瓶兒雖并用吳道官寔結穴于永福
寺千金喜捨本爲官哥也至梵僧藥寔自永福得來
自爲瓶兒致病之由而西門溺血之故亦由此藥起

則西門又結穴于此寺至于敬濟亦葬永福玉樓由
永福寺來而遇李衙內月娘孝哥小玉俱自永福而
悟道他如守備雪娥大姐蕙蓮張勝周義等以及諸
殘形怨憤之鬼皆于永福寺脫化而去是永福寺卽
封神臺之意但用筆參差矯健真如天際神龍令人
有風雲不測之概以視封神真有金矢之別

此回金蓮乃是着一個竟入永福寺又是一樣寫法
永福寺中一日現身之梵僧二日長老道堅然則其
寺可知矣永者湧也福者腹也湧于腹下者何物也
作者開卷固云生我之門死我戶卽此永福寺也所

謂報恩寺者生我門也總之和尚出入之門也至于
玉皇廟卽黃庭所云靈臺也天府也此吾之心也故
云有道人出入蓋道心生也吳道官蓋喻言口門慶
等心中無天理無道心也十兄弟在吳道之玉皇廟
結盟其兄弟可知故必用進第二重殿轉過一重側
門也衆人齊在玉皇廟側門內會吳道可知不是天
心而一片冤冤齊集永福寺可知看得過時忍不過
也看官今後方不被作者之哄然吾恐作者罪我以
此而知我亦以此矣

陳敬濟感舊祭金蓮

龐大如

詩曰

夢中雖暫見。

是夢

轉展不成寐。

求夢

凄七曉風急。

不是夢

空床常達旦。

有夢

及覺始知非。

不夢

徒倚獨披衣。

不能夢

睡七月光微。

非夢

所思終不歸。

話說武松殺了婦人王婆劫去財物逃上梁山去了不題
且說王潮兒街上叫了保甲來見武松家前後門都不開
又王婆家被劫去財物房外衣服丟的橫三豎四

內有金蓮所成

者就知是武松殺人劫財而去未免打開前後門見血灑
灑兩個死屍倒在地下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後樓房
簷下迎兒倒扣在房中間其故只是哭泣次日早備呈報
到本縣殺人兇刃都拿放在面前本縣新任知縣也姓李
双名昌期此理非尋常之理乃河北真定府惠強縣人氏所見殺
人公事即委差當該吏典拘集兩隣保甲并兩家苦主王
潮迎兒眼同當街如法檢驗生前委被武松因忿帶酒殺
潘氏王婆二命叠成文案就委地方保甲瘞埋看守挂出
榜文四廂差人跟尋訪拿正犯武松有人首告者官給賞
銀五十兩守備府中張勝李安打着一百兩銀子到王婆

家看見王婆婦人俱已被武松殺死縣中差人檢屍捉拿
兇犯二人回報到府中好過春梅听见婦人死了整哭了一
兩三日茶飯都不吃知已慌了守備使人門前叫調百戲
的貨郎兒進去耍與他觀看只是不喜直渡敬濟日逐使張
勝李安打听拿住武松正犯告報府中知道不在話下按
下一頭且表陳敬濟前往東京取銀子一心要贖金蓮成
其夫婦不想走到半路撞見家人陳定從東京來告說家
翁病重之事勅七使我來請大叔住家去囑托後事這敬
濟一聞其言兩程做一程路上攬行有日到東京他姐夫
張世廉家張世廉已死正有姑娘見在他父親陳洪已是

沒了三日滿家帶孝敬濟泰見他父親靈座與他母親張氏并姑娘磕頭張氏見他長成人之父母望子之心如此母子哭做一處通同商議如今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敬濟便道如何是喜如何是憂張氏道喜者如今朝廷冊立東宮郊天大赦憂則不想你爹上得病死在這里你姑夫又沒了姑娘守寡這里住着不是常法如今只得和你打發你爹上靈柩回去葬埋鄉井也是好處敬濟听了心內暗道這一回發送裝載靈柩家小粗重上車少說也得許多日期耽擱却不悞了六姐不如先誑了兩車細軟箱籠家去待娶了六姐再來搬取靈柩不遲人子待父母之心如此一面對張氏說如此書幻化孝高也

氏說道如今隨路盜賊十分難走假如靈柩家小箱籠一同起身未免起眼儘遇小人怎了寧可就遲不耽擱我生押兩車細軟箱籠家去收拾房屋母親隨後和陳定家眷併父親靈柩過年正月同起身回家寄在城外寺院然後做齋念經築坟安葬也是不遲張氏終是婦人家不合一時听信敬濟巧言就先打點細軟箱籠裝載兩大車上押真號扮做香車從臘月初一日東京起身不上數日到了山東清河縣家門首對他母親張團練說父親已死母親押靈車不久就到我押了兩車行李先來收拾打掃房屋他母親所說既然如此我仍攜回家去便了一面就令家

人搬家活騰出房子來敬濟見母舅搬去滿心欢喜說且
得冤家離眼前後生之幸落得我娶六姐來家自在受用
我父親已死我娘又疼我老成如此此爲親者明之原來如先休了那
个淫婦然後一紙狀子把俺丈母告到官追要我寄放東
西誰敢道个不字又挾制俺家充軍人敢不便使從前
脫口依人之苦正是人便如此如此天理不然不然這敬濟就打了
一吐一百兩銀子在腰裡另外又袖着十兩謝王婆來到紫石
街王婆門首可霎作怪只見門前街旁埋着兩個尸首上
面兩悍鎗交叉挑着个釘籠門首挂着一張手榜上書本
縣爲人命事凶犯武極殺死潘氏王婆一命有人捕獲

告官司者官給賞銀五十兩這敬濟仰頭看見便立睜了
只見窩舖中鑽出兩個人來喝声道甚麼人看此榜文做
甚見今正身兇犯捉拿不着你是何人大叔步便來捉獲
敬濟慌的奔走不迭恰走到石橋下酒樓邊只見一個人
頭戴萬字巾身穿青袖襖隨後趕到橋下說道哥七你好
大胆平白在此看他怎的這敬濟扭回頭看時却是一個
識熟朋友跌指甲楊二郎順手印出全二人声喏楊二道
哥七一向不見那里去來敬濟便把東京父死往回之事
告說一遍恰才這殺死婦人是我丈人的小潘氏不知他
被人殺了適經見了榜文方知其故楊二郎告道他是小

叔武松充配在外，遇赦回還，不知因甚殺了婦人。連王婆子也不饒。他家还有个女孩兒，在我姑夫姚二郎家養活了三四年。如此昨日他叔七殺了人，走的不知下落。我姑夫將此女縣中領出，嫁與人爲妻，小去了。完迎見今這兩個屍首日久，只顧埋着，只是苦了地方保甲，看守更不知何年月日。總拿住兇犯武松說畢，楊二郎招了敬濟，上酒樓飲酒，與哥拂塵敬濟。且婦人已死，心中痛苦不了。那里吃得下酒，約莫飲勾三石，就起身下樓，作別來家。到曉夕買一兩錢，吊在紫石山，離王婆門首遠七的石橋邊，叫着婦人潘六姐。我小兒弟陳敬濟今日替你燒陌錢紙，雪

因我來遲了，一步慢了一條性命。却爲你早了，一步送了性命也。你清時爲人死後，爲神早保佑捉獲住仇人武松，替你報仇。我現在法場上看着，剛他方趁我平生之志說畢，哭泣燒化了錢紙，敬濟回家，開了門戶，走歸房中，恰纔睡着，似睡不睡，夢見金蓮身穿素服，一身帶血，向敬濟哭道：「我的哥七，我死的好苦也。實指望與你相處在一處，不期等你不來。被武松那廝害了性命。如今陰司不收我，白日遊七，蕩七夜歸，各處尋討漿水，適間蒙你送了一陌錢紙與我，但只是仇人未獲，我的屍首埋在當街，你可念舊日之情，買具棺材，盛了，葬埋，免得日久暴露。」敬濟哭道：「我的姐七，我可知」

中相呼一對
要葬埋你但恐我丈母那無仁義的淫婦知道他只恁賴
我倒趁了他機會姐七你須往守備府中对春梅說知叫
他葬埋你身屍便了婦人道剛纔奴到守備府中又被那
門神戶尉攔攔不放奴須慢七再哀告他則個敬濟哭着
還要拉着他說話被他身上一陣血腥氣撒手掙脫却是
南柯一夢枕上所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說道怪哉我
剛纔分明夢見六姐向我訴告衷腸叫我葬埋之意又不
知甚年何日拿着武松是好傷感人也正是

夢中無限傷心事

獨坐空房哭到明

按下一頭却表縣中訪拿武松約兩个月有餘捕獲不着

已知逃遁梁山爲盜地方保甲隣佑呈報到官所有兩個
屍首相應責令家屬領埋王婆屍首便有他兒子王潮領
的埋葬止有婦人身屍無人來領却說府中春梅兩三日
一遍使張勝李安來縣中打听補回去只說兇犯还未拿
住屍首照舊埋瘞地方看守無人敢動直挨過年正月初
旬時節忽一日晚間春梅作一夢恍七惚七夢見金蓮雲
髻蓬鬆渾身是血叫道罷大姐我的好姐七奴死的好苦
也好容易來見你一面又被門神把住噴喝不敢進來今
俺人武松已是逃走脫了所有奴的屍首在街暴露日久
風吹雨晒鷄犬作踐無人領埋奴舉眼無親你若念舊日

母子之情買具棺木把奴埋在一个去處奴在陰司口眼
皆閉說畢大哭不止春梅扯住他還要再問他別的話被
他掙開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從睡夢中直哭醒來
二夢與并見二心內猶疑不定次日叫進張勝李安分付
夢又逢七相對你二人去縣中打听那埋的婦人婆子屍首還有也沒有
張勝李安應諾去了不多時來回報正犯兇身已自逃走
脫了所有殺死身屍地方看守日久不便相應責令各人
家屬領埋那婆子屍首他兒子招領的去了那婦人無人
來領還埋在街心春梅道既然如此我這生事兒累你二
人替我幹得來我還重賞你二人跪下道小夫人說那里

老爺肯在老爺前抬舉小人一二便消受不了雖赴湯跳
火敢說不去春梅走到房中拿出十兩銀子兩疋大布委
付二人道這死的婦人是我一個嫡親姐上嫁在西門慶
家今日出來被人殺死你二人休叫你老爺知道拿這銀
子替我買一具棺材把他裝殮了抬出城外擇方便地方
埋墓停當我還重賞你二人道這個不打緊小人就去找李
安說只怕縣中不叫你我領屍怎了須拿老爺個帖兒下
與縣官纔好張勝道只說小夫人是他妹子嫁在府中那
縣官不敢不依何消帖子於是領了銀子來到班房內張
勝傾向李安說想必這死的婦人與小夫人曾在西門慶

家做一處相結的好今日方這等爲他費心想着死了時
整哭了三四日不吃飯直教老爺門前叫了調百戲貨郎
見調與他觀看还不喜欢今日也無親人領去小夫人豈
肯不葬埋他咱每若替他幹得此事停當早晚他在老爺
眼前只方便你我就是一點福至見今老爺百依百隨所
他說話正經大奶七二奶七且打夜 拙爲春梅得 說畢
二人拿銀子到縣前遞了領狀就說他子在老爺府中
來領屍首使了六兩銀子合了一具棺材把婦人屍首擗
出把心肝填在肚內用線縫上寫出金 用布裝殮停當裝
入村內張勝說就埋在老爺香火院永福寺里金

直入永福寺是貪此 那里有空閑地就叫了兩名伴當抬

到永福寺對長老說這是宅內小夫人的姐七要一塊地
兒葬埋長老不敢怠慢就在寺後揀一塊空心白楊樹下
那里葬埋已畢走來宅內回春梅話說除買棺材裝殮還
剩四兩銀子交割明白春梅分付多有起動你二人將這
四兩銀子拿二兩與長老道堅叫他早晚替他念些經懺
超度他生天又拿出一大攪酒一腿猪肉一腿羊肉這二
兩銀子你每人將一兩家中盤纏二人跪下那里敢接只
說小夫人若肯在老爺面前抬舉小人消受不了這些小
勞豈敢接受銀兩春梅道我賞你不收我就惱了二人只

得磕頭領了出來兩個班房吃酒甚是稱念小夫人好處

映後文二人結果

次日張勝送銀子與長老念經春梅又與五錢

銀子買紙與金蓮燒俱不言話下却說陳定從東京載靈

柩家眷到清河縣城外把靈柩寄在永福寺等念經發送

歸墓墳內敬濟在家所見母親張氏家小車輛到了父親

靈柩寄停在城外永福寺衣卸行李已畢與張氏磕了頭

張氏怪他就不去接我一接敬濟只說心中不好家裡無

人看守張氏便問你舅七怎的不見敬濟道他見母親到

連忙搬回家去了張氏道且叫你舅七住着你搬去怎的

一面他母舅張團練來看姐七姊妹抱頭而哭

不必細說次日張氏早使敬濟拿五兩銀子凡陌金銀錢

紙往門外與長老替他父親念經正騎頭口街上走忽撞

過他兩個朋友陸大郎楊大郎下頭口声喏二人問道哥

哥那里去

又是哥七起頭盛寫敬濟又一小熱結也

敬濟回言先父靈柩寄在

門外寺裡明日二十日是終七家母使我送銀子與長老

做齋念經二人道兄弟不知老伯靈柩到了有失弔問因

問几時發引安葬敬濟道也只在一二日之間念經畢入

墳安葬說罷二人舉手作別這敬濟又叫住因問楊大郎

縣前我丈人的小那潘氏屍首怎不見被甚人領的去了

楊大郎便道半月前地方因捉不着武松寫了本縣相公

令各家領去墓埋王婆是他兒子領去這婦人屍首丟了三四日被守備府中買了一口棺材差人抬出城外永福寺去墓了敬濟听了就知是春梅在府中收墓了他屍首因問二郎城外有几个永福寺二郎道南門外只有一个永福寺是周秀老爺香火院那里有几个永福寺來敬濟听了暗喜就是這個永福寺也是緣法湊巧喜得六姐亦墓在此處一面作別二人打頭口出城逕到永福寺中見了長老且不說念經之事就先問長老道堅此處有守備府中新近墓的一個婦人在那里長老道就在寺後白楊樹下說是宅內小夫人的墳上這陳敬濟且不參見他父

親靈柩

人子待父之禮又如此

先拿錢紙祭物至於金蓮坟上與他

祭了燒化錢紙哭道我的六姐你兄弟陳敬濟敬來與你燒一陌錢紙你好處安身苦處用錢祭畢然後纔到方丈內他父親靈柩跟前燒帛祭祀遞與長老經錢叫他二十日請八衆禪僧念斷七經長老接了經襯備辦齋供敬濟到家回了張氏話二十日都去寺中拈香擇吉發引把父親靈柩歸到祖塋安葬已畢來家母子過日不題却表吳月娘一日二月初旬天氣融和孟玉樓孫雪娥西門大姐小玉出來大門首站立觀看來往車馬人烟熱鬧忽見一簇男女跟着个和尚生的十分胖大頭頂三尊銀佛身上

拘着教枝灯樹杳黃袈裟風兜袖赤脚行來泥沒踝當時
古人有几句讚的這行脚僧好處

打坐參禪講經說法鋪肩若眼習成佛祖家風賴教求
食立起法門規矩白日里賣杖搖鈴黑夜間舞鎗弄棒
有時門首磕光頭餓了街前打响嘴空色上空誰見衆
生離下土去來七去何曾接引到西方

那和尚見月娘衆婦女在門首便向前道了个問訊說道
在家老菩薩施主既生在深宅大院都是龍華一會上人
貧僧是五台山下來的結化善緣益造十王功德三寶佛
殿仰賴十方施主菩薩廣種福田以資負才共成勝事種來

生功果貧僧只是挑脚漢

自云菓子想
要挑脚也

月娘听了他這履

言語便喚小玉往房中取一頂僧帽一双僧鞋一串銅錢
一斗白米原來月娘平昔好齋僧布施常時發心做下僧
帽僧鞋預備來施這小玉取出來月娘分付你叫那師父
近前來布施與他這小玉故做嬌態高聲叫道那麥郎的
和尚還不過來俺奶七布施與你這許多東西還不磕頭
哩必令小玉出落一番一者屬切玉
作根二者屬幻化時夢中一引也月娘便罵道怪墮業
的小臭肉兒一个僧家是佛家弟子你有要沒緊恁謗他
怎的不當家化化的你這小淫婦見到明日不知墮多少
罪業小玉笑道奶七這賊和尚我問他七怎的把那一双

賊眼比上眼下打量我，那和尚双手接了鞋帽錢米，打問
該說道：多謝施主老菩薩，你施小玉道：這禿廝好無禮，這
些人站着，只打兩個問訊兒，就不與我打一介兒。總觀小
寵月娘道：小肉兒，還恁說白道黑，他一個禿家之子，你也
消受不的。他這個問訊小玉道：媽，他是佛爺兒子，誰是
佛爺女兒？總觀小月娘道：相這比丘尼姑，他是佛的女兒，
小玉道：譬若說相薛姑子、王姑子、大師父，都是佛爺女兒，
誰是佛爺女婿？愈轉月娘忍不住笑罵道：這賊小淫婦兒，
也學的油嘴滑舌，見見就說下道兒去了。是偏小玉道：奶
奶只罵我本等這禿和尚，賊眉賊眼的，只看我孟玉樓道：

他看你想必認得你，要度說你去。小玉道：他若度我，我就

夫。直照一百回說着，眾婦女笑了一回。月娘唱道：你這小

淫婦兒，專一毀僧謗佛，那和尚得了布施，頂着三尊佛，楊

長去了。小玉道：奶，還嫌我罵他，你看這賊禿臨去，還看

了我一眼，總去了。一段為月娘寵小玉又為有詩單道月

娘修善施僧好處。

直照守寡看經歲月深。此段蓋為結文一照也

奴身好似天边月。私邪空色久違心

月娘眾人正在門首說話，忽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從街

上過來，見月娘眾人道：了萬福。月娘問你往那里去來，怎

的影跡兒也不來我這里先上薛嫂兒道不知我終日勞
忙的是些甚麼這兩日大街上掌刑張二老爹家開口與
他兒子和比邊徐公七家做親娶了他姪女兒也是我和
文嫂兒說的親事昨日三朝擺大酒席忙的連守備府裡
咱家小大姐那裡叫我也沒去不知怎麼惱我哩一語便
春梅一也無般新寵一齊勾出亦如西廂記之不做周方
何也蓋薛嫂連日自有滿肚皮得意殺小夫人之意亦如
月娘亦知月娘問道你如今往那里去薛嫂道我有座事
其如此也月娘問道你存話進來說一面讓薛
敬來和你老人家說來月娘道你有話進來說一面讓薛
嫂兒到後边上房里坐下吃了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
知道你陳親家從去年在東京得病沒了親家母

夫去搬取老小靈柩從正月來家已是念經發送攻土安
葬畢我只說你老人家這邊知道怎不去燒張紙兒探望
探望月娘道你不來說俺怎得曉的又無人打听倒只知
道潘家的吃他小叔兒殺了和王婆子都埋在一處却不
知如今怎樣了薛嫂兒道自古生有地鬼死有處五娘他
老人家不因那些事出去了却不好來可知殺金蓮平日
不守本分幹出醜事來出去了若在咱家裡他小叔兒怎
得殺了他還是冤有頭債有主倒還虧了咱家小大姐春
梅越不過娘兒們情腸差人買了口棺材領了他屍首葬
埋了不然只顧暴露着又拿不着小叔子誰去管他孫雪

娥在旁說春梅賣在守備府中多少時兒就這等大了爲

娥伏

手裡拿出銀子替他賣棺材埋墓那守備也不嗔當

他甚麼人

雪娥不知西門家之春梅已經受辱合薛嫂道又小視守備府之春梅能不受辱乎

耶樂你还不知守備好不喜他每日只在他房裡歇臥說

一句依十句一娶了他見他生的好模樣兒乖覺伶俐就

與他西廂房三間房住撥了个使女伏侍他老爺一連在

他房裡歇了三夜替他裁四季衣服上頭三日吃酒嘗了

我一兩銀子一疋段子他大奶七五十歲双目不明吃長

齋不管事東廂孫二娘生了小姐雖故當家擱着个孩子

如今大小庫房鑰匙倒都是他拿着守備好不听他說話

且說銀子手裏拿不出來几句說的月娘雪娥都不喜

語坐了一回薛嫂起身月娘分付你明日來我這里

張祭桌一疋尺頭一分冥紙你來送大姐與他公七姑紙

去薛嫂兒道你老人家不去月娘道你只說我心中不好

此日月娘有不好兒人之勢改日望親家去罷那薛嫂約定你叫大姐

收拾下等着我飯罷時候我來月娘道你如今到那里去

守備府中不去也罷薛嫂道不去就惹他怪死了他使小

伴當叫了我好儿遍了月娘道他叫你做甚麼薛嫂道奶

奶你不知他如今有了四五月身孕了映老爺好不喜

歡叫了我去已定賞我提着花籠作辭去了雪娥便說老

淫婦說的没个行款兒他賣與守備多少時就有了牛肚
孩子那守備身边少說也有几房頭莫就興起他來這等
大道天下搃是如此月娘道他還有正經大奶七房裡还
有一个生小姐的娘子兒哩雪娥道可又來到底还是媒
人嘴一尺水十丈波的不因今日雪娥說話正是從天降
下鉤神線就地引起是非來有詩爲証

曾記當年侍主傍

誰知今日變風光

世間萬事皆前定

莫笑浮生空自忙

第八十九回

此回乃散雪娥之由而嫁玉樓之机所以出落春梅
也人言此回乃最冷的文字不知乃是作者最熱的
文字如寫佳人才子到中狀元時也何則上文如許
鬧熱却是西門鬧熱夫西門乃作者最不得意之人
也故其愈鬧熱却愈不是作者意思今看他子出嫁
玉樓之先將春光極力一描不啻使之如錦如火蓋
云前此你在鬧熱中我却寒冷之甚今日我到好時
你却又不堪了然而此回却是寫春未便寫玉樓夫
玉樓乃作者自喻而春梅則非自喻之人蓋云且令

他自家人去反轉炎涼他一番使他一向驕人之念
市井短見之目自家愧恥一番我却與他一般見
識我还要自家愈加做策不可如他得時便驕縱故
下文方寫玉樓而接筆即寫玉簪之橫見得我雖乾
乾終日尚存小人輩非于下不可不謹則又亡秦之
續故又接寫涇州李衙內受辱見憂心情上惟恐如
斯時以患難自做羞辱自惕此我之所以處得意者
必如此也設也稍自放逸求索強縣夫妻相守讀書
豈可得哉此作者直是第一等人品第一等身分第
一等學問寫出來以示人處官貴之方然而作者寫
西門熱鬧則筆愈放寫春梅得志則筆蓄鋒鏷而不
露至後文寫玉樓則筆愈斂而文愈危是大聖賢大
豪傑作用是故玉簪乃玉樓鑄名之物而即以之爲
抑玉樓之人見我到富貴雖呼已名而求下于人猶
恐不尽然也至于涇州敬濟固以色迷而玉樓是以
名累李衙內以利局人即所以害已玉樓以計騙人
凡不保其身吁名利場中酒色局內觸處生危十二
分斂抑猶恐不免若于乾上終日蓋以此哉是故我
云金瓶一書体天道以立言者也

夾寫大姐歸去一段文字後文于雪娥文

夾寫大姐歸去一段文字止用首尾帶寫
又是一樣章法總是收煞之筆也然此回天姐去兩
番而敬濟終不收是何故蓋又作者陽秋之筆到底
放不過月娘也夫大姐卽無寄放箱籠亦有隨身箱
籠于十七回內明說搬入上房乃今止遣大姐獨
歸兩番全不題起箱物直至後文雪娥逃來安走惠
秀死敬濟要告方肯拿出則月娘之貪刻陰毒無恥
已皆于不言中寫尽然則不爲大姐哭當爲瓶兒哭
也故必幻化其子方使月娘貪癖刻瘠陰毒無恥之
癖乃去也

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坟

永福寺夫人逢故主

詞曰

佳人命薄嘆絕代紅粉。几多黃土。豈是老天渾不
管。好惡隨人自取。旣賦嬌容。又全慧性。却遣輕歸
去。不平如此。問天天更不語言。可惜國色天香隨
時飛謝。理沒今如許。借問繁華何處在。多少樓台
歌舞。紫陌春遊。綠窓晚坐。姊妹嬌眉嫵。人生失意
從來無問今古。

此回單結金蓮并結瓶兒

右調翠樓吟

話說月娘次日備了一張桌并冥紙尺頭之類大姐身穿孝服坐轎子先叫薛嫂押祭禮到陳宅來只見陳敬濟正在門首站立便問是那裡的薛嫂道了萬福說姐夫你休推不知你丈母家來與你爹燒紙送大姐來了敬濟便道我鬢髮合的纔是丈母然則永福寺內真岳母也正月十六日貼門神來遲了半个月人也入了土纔來上祭薛嫂道好姐夫你丈母說寡婦家沒腳蟹不知親家靈柩來家遲了一步休恠正說着只見大姐轎子落在門首敬濟問是誰薛嫂道再有誰你丈母心內不好一者送大姐來家二者敬與你爹燒紙敬濟罵道趁早把淫婦抬回去好的死了萬萬千

于我要他做甚麼孫嫂道常言道嫁夫着主怎的說這話敬濟道我不要這淫婦了還不與我走那抬轎的只顧站立不動被敬濟向前踢了兩腳罵道還不與我抬了去我把你花子腿砸折了把淫婦鬢毛都薙淨了那抬轎了的見他踢起來只得抬轎子往家中走不迭比及薛嫂叫出他娘張氏來轎子已抬去了薛嫂見沒奈何叫張氏收下祭禮走來回票吳月娘把吳月娘氣的一個發昏說道恁个沒天理的短命囚根子當初你家爲了官事躲來丈人家居住養活了這几年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了只恨死鬼當初攬的好貨在家裏一出事來到今日教我做真

老鼠叫他這等放屁辣照不怨对着六姑說孩兒你是眼
見的丈人丈母那些見虧了他來你活是他家人死是他
家鬼我家裏也難以留你上明日還去休要怕他料他救
你不到井裏他好胆子恒是殺不了人透难道世間沒王
法管他也怎的當晚不題到次日一頂轎子叫玳安兒跟
隨着把大姐又送到陳敬濟家來不想陳敬濟不在家在
坟上替他父親添土盂山子去了張氏知禮把大姐留下
对着玳安說大官到家多上上稟親家多謝祭禮休要
他一般見識他昨日已有酒了故此這般等我慢上說他
一面官待玳安兒安撫來家至晚陳敬濟坟上回家看見

了大姐就行踢打罵道淫婦你又來做甚麼還說我在你
家雖飯吃你家收着俺許多箱籠囚起這大產業將西門
原寫出不不道的白養活了女婿好的死了萬千我要你
這淫婦做甚大姐亦罵沒廉耻的囚根子沒天理的囚根
子對其姊亦不淫婦出去吃人殺了沒的禁拿我氣氣
家教如此罵淫婦出去吃人殺了沒的禁拿我氣氣
此無禮被燕濟扯過頭髮儘力打了几拳醜他娘走來解
勸把他娘推了一交他娘叫罵哭喊說好囚根子紅了眼
把我也不認的了到晚上一頂轎子把大姐又送將來分
付道不討將寄放粧套箱籠來家我把你這淫婦活殺了
月娘亦當受此氣以這大姐害怕躲在家中居住每不敢
爲并兒少舒田恨

夫了這正是誰知好事多更變一念翻成怨恨媒這里不
去不題且說一日三月清明佳節吳月娘備辦香燭金錢
真紙三牲祭物拍了兩大食盒要往城外坟上與西門慶
上新坟祭掃留下孫雪娥和大姐衆丫頭看家留一事帶了
孟玉樓和小玉并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帶一事都坐轎
子往坟上去又請了吳大舅和大姑子二人同去出了城
門只見那郊原野曠景物芳菲花紅柳綠仕女遊人不斷
一年四季無過春天最好景致日謂之麗日太平風謂之
和風太平吹柳眼綻花心拂香慶天色曠謂之曠天色寒
謂之料峭太平騎的馬謂之寶馬坐的轎謂之香車太平

行的路謂之芳徑地下飛的塵謂之香塵太平于花殘虛
萬草生芽謂之春信韶光明媚淑景融和太平小桃深粧
臉妖嬈嫩柳娉宮腰細膩百轉黃鸝驚回午夢數聲紫燕
說破春愁太平日舒長煖燥鶯黃水渺茫浮香鴨綠隔水
不知誰院落鞦韆高掛綠楊烟特用許多話出落玉樓端
信乎作者以之自喻也
的春景果然是好有詩爲証

清明何處不生烟郊外微風挂紙錢
人笑人歌芳草地乍晴乍雨杏花天
海棠枝上綿鶯語楊柳堤邊醉客眠
紅粉佳人爭畫板絲繩搖拽學飛仙

吳月娘等轎子到五里原坟上。玳安押着食盒先到厨下。
生起火來。厨役落作整理。不題。寫得不堪之甚。方月娘與
玉樓小玉姊妹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到於庄院客坐內坐。
下吃茶。等着吳大妗子不見到。玳安向西門慶坟上。祭台。
上擺設桌面三牲羹飯祭物。列下紙錢。只等吳大妗子願。
來。大妗子顧不出轎子來。約已牌時分。纔同吳大舅願了。
兩個馱兒騎將來。總是月娘便說。大妗子顧不出轎子來。
這馱兒怎麼騎。一面吃了茶。換了衣服。同來西門慶坟上。
祭掃。那月娘手拈着五根香。自拿一根。遞一根與玉樓。又。
遞一根與姊妹。如意兒替孝哥上那兩根。遞與吳大舅。又。

始子月娘插在香炉內。深七拜下去。說道我的哥。七你活。
時為人死後爲神。今日三月清明佳節。你的孝妻吳氏三。
姐孟三姐和你周歲孩童孝哥兒。敬來與你坟前燒一陌。
錢紙。你保佑他長命百歲。替你做坟前拜掃之人。我的哥。
哥。我和你做夫妻一場。想起你那模樣兒。并說的話來。是。
好傷感人也。拜畢掩面痛哭。玉樓向前插上香也。深七拜。
下。同月娘大哭了一場。玉樓上了香。姊妹如意抱着哥兒。
也跪下。上香磕了頭。吳大舅大妗子都炷了香。行畢。祀數。
玳安把錢紙燒了。不題。并讓到庄上捲棚內。放桌席擺飯。
收拾飲酒。月娘讓吳大舅大妗子。上坐。月娘與玉樓下陪。

小玉和奶子如意兒同大姑子家使的老姐蘭花也在兩
邊打橫列坐。寫得不倫不次便把酒來斟。按下這裡吃酒
不題。却表那日周守備府裏也上坟。先是春梅隔夜和守
備睡。假推做夢。睡夢中哭醒了。守備慌的問你怎的哭。春
梅便說我夢見我娘向我哭泣說養我一場。怎地不與他
清明寒食燒紙。因此哭醒了。知已者守備道。這個也是養
女一場。你的一點孝心。不知你娘坟在何處。春梅道。在南
門外永福寺後面。便是。守備說不打緊。永福寺是我家香
火院。明日咱家上坟。你叫伴當抬些祭物往那里與你娘
燒分紙錢。也是好處。到次日守備令家人收拾食盒酒果。

祭品。徑往城南祖坟上。那里有大庄院所堂花園亭堂。
臺大奶子孫二娘并春梅都坐。四人轎排軍喝路上。坟要
子去了。映前便有冷熱却說吳月娘和大舅大姑子吃了酒。恐
怕晚來分付玳安來安兒收拾了食盒酒菓。先往杏花村
酒樓下揀高阜去處。人烟熱鬧那里設放桌席等候。又見
大姑子沒轎子。都把轎子抬着後面。跟隨不坐。領定一簇
男女吳大舅牽着驢兒。壓後同行踏青遊玩。三里挑花店
五里杏花村。只見那隨路上坟遊玩的王孫士女。花紅柳
綠。關七喧七。不知有多少。正走之間。也是合當有事。遠七
望見綠槐影裏一座庵院。蓋造得十分齊整。但見

山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敕額字分明兩下金剛形勢
猛五間大殿龍鱗瓦砌碧成行兩下僧房甃背磨磚花
嵌縫前殿塑風調雨順後殿供過去未來鐘鼓樓森立
藏經閣巍峩幡竿高峻接青雲寶塔依稀侵碧漢木魚
橫挂雲板高懸佛前灯燭熒煌炉内香烟繚繞幢幡不
斷觀音殿接祖師堂寶蓋相連鬼母位通羅漢殿時七
護法諸天降歲七降魔尊者來捨千金
爲今日

吳月娘便問這座寺叫做甚麼寺吳大舅便說此是周秀
老爺香火院名喚永福禪林前日姐夫在日曾捨几百兩
銀子在這寺中重修佛殿方是這般新鮮映月娘向大姑

子說咱也到這寺裏看一看於是領着一簇男女進入寺
中來不一時小沙弥看見報於長老知道見有許多男女
便出方丈來迎請見了吳大舅吳月娘向前合掌道了問
訊連忙喚小和尚開了佛殿請施主菩薩隨喜遊玩小僧
看茶那小沙弥開了殿門領月娘一簇男女前後兩廊參
拜觀看了一回然後到長老方丈長老連忙點上茶來吳
大舅請問長老道號那和尚答說小僧法名道堅這寺是
恩主帥府周爺香火院小僧忝在本寺長老廊下管百十
衆僧行後邊禪堂中还有许多雲遊僧行常時坐禪分明
點出
梵僧見西門以此而死與四方檀越答報功德一面方丈中擺齋議

月娘眾菩薩請坐。月娘道：不當打攪長老寶刹，一面拿出五錢銀子，叫大舅遞與長老佛前請香燒那和尚打問訊。謝了，說道：小僧無甚管待，施主菩薩稍坐，畧備一茶而已。何勞費心賜與布施？不一時，小和尚放下桌兒，拿上素菜齋食，餅饊上來。那和尚在傍陪坐，纔舉筋兒讓眾人吃時，忽見兩個青衣漢子走的氣喘吁吁，暴雷也一般，報與長老。如此寫來，說道：長老还不快出來迎接府中小奶子來。祭祀來了慌的長老披袈裟戴僧帽，不迭分付小沙彌，連忙收了家活，請列位菩薩，且在小房避上，打發小夫人燒了紙祭里去了，再款坐一坐不遲。吳大舅告辭和尚死活了。

留住又不肯放，那和尚慌的鳴起鐘鼓，來出山門迎接。遠遠在馬道口上等候。特觀只見一簇青衣人圍着一乘大轎，從東雲飛般來，轎夫走的箇上汗流滿面，衣衫皆濕。春那長老躬身合掌，說道：小僧不知小奶子前來理合。急遠接上待遲了，萬勿見罪。這春梅在轎內答道：起動長老，那手下伴當又早向寺後金蓮坟上，忙將祭桌紙錢來擺設下。春梅轎子來到，也不到寺，逕入寺後白楊樹下，金蓮坟前下轎，兩邊青衣人伺候。這春梅不慌不忙來到坟前，擺了香拜了四拜，說道：我的娘，今日龐大姐特來與你燒陌紙錢，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早知你死在仇人之手，奴

隨問怎的也娶來府中，和奴做一處，還是奴耽誤了你，悔
已是遲了。說畢，令左右把錢紙燒了。這春梅向前放聲大
哭不已。吳月娘在僧房內，只知有宅內小夫人來到，長老
出山門迎接，又不見進來，問小和尚。小和尚說：這寺後有
小奶子的一個，姐七新近葬下。今日清明節，特來祭掃。燒
紙。孟玉樓便道：怕不就是春梅來了？也不見的。無嫌人，月
便如此。
娘道：他那得個姐來死了？葬在此處？又問小和尚。這府里
小夫人姓甚麼？小和尚道：姓龐。前日與了長老四五兩經，
錢叫替他姐七念經，荐放生。天玉樓道：我聽見他爹說春
梅娘家姓龐，叫龐大姐，莫不是他？正說話，只見長老先來。

分付小沙弥，快看好茶。不一時，轎子抬進方丈二門裏。纔
下月娘和玉樓眾人，打簾房簾內，望外張看怎樣的。小夫
人定睛仔細看時，却是春梅。但比昔時出落得長大身材，
面如滿月，打扮的粉粧玉琢，頭上戴着冠兒，珠翠堆滿，鳳
釵半卸，上穿大紅粧花襖，下着翠藍縷金寬闊裙子，封着
玉瑤禁步。比昔不同許多，但見

宝髻巍峩，鳳釵半卸，胡珠環耳邊，低掛金挑鳳髮，後双
拖紅綉襖，偏襯玉香肌，翠紋裙下，映金蓮小，行動處，似
前搖响玉玎璫。坐下時，一陣麝蘭香噴鼻，膩粉粧成，脣
頸花細巧，貼眉尖，舉止驚人，貌比幽花，殊麗姿容，關推。

性如蘭蕙溫柔若非綺閣生成定是蘭房長就候若紫
府瓊姬離碧漢宛如蓬宮仙子下塵寰

那長老上面獨比安放一張公座椅兒讓春梅坐下

寫一

吐長者參見已畢小沙弥奉上茶來長老遙茶上去說

道今日小僧不知小奶七來這裡奈祝有失迎接萬望恕

罪春梅道外日多有起動長老誦經追荐補那和尚說小

僧豈敢有甚殷勤補報恩主多蒙小奶七賜了許多經錢

謝施小僧請了八衆禪僧整做道場看經祝懺一日晚夕

又與他老人家裝些廂庫焚化道場圓滿總打發兩位官

家進城宅裡回小奶七話春梅吃了茶小和尚接下每盞

來長老只顧在傍一遞一句與春梅說話把吳月娘眾人

攔阻在內又不好出來的月娘恐怕天晚使小和尚請下

長老來要起身那長老又不肯放走來方交與春梅說小

僧有件事稟知小奶七春梅道長老有話但說無妨長老

道適間有几位遊玩娘子在寺中嬉喜不知小奶七來如

今他要回去未知小奶七尊意如何春梅道長老何不請

來相見那長老慌的來請吳月娘又不肯出來有嫌人只

說長老不見罷天色晚了俺們告辭去了長老見收了能

布施又沒管待又意不過只顧再三催促吳月娘與孟玉

樓吳大妗子推阻不過只得出來春梅一見便道原來是

二位娘與大妗子於是先讓大妗子轉上花枝招颺磕下
頭去慌的大妗子還說不迭說道姐七今非昔比折殺老
身人情如此春梅道好大妗子如何說這話奴不是那樣人尊
卑上下自然之理羞殺拜了大妗子然後向月娘孟玉樓
插燭也似磕頭月娘玉樓亦欲還禮人情如此春梅那里肯扶
起磕了四個頭說不知是娘們在這裡早知也請出來相
見月娘道姐七你自從出了家門在府中一向奴多缺禮
沒曾看你你休怪炎涼惡氣一吐春梅道好奶七奴那里出身豈
敢說怪不垂別淚此時反欲垂淚矣因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說
道哥七也長的恁大了月娘說你和小玉過來與姐七磕

個頭兒那如意兒和小玉二人笑嘻嘻過來亦與春梅
平磕了頭月娘道姐七你受他兩個一禮兒春梅向頭上
拔下一對金頭銀簪兒來插在孝哥兒唱兒上月娘說
謝娘七簪兒還不與姐七唱個啞兒如意兒抱着孝哥兒
個與春梅唱個啞把月娘喜欢的要不得寫月娘真醜矣玉樓
說姐七你今日不到寺中咱娘兒們怎得遇在一處相見
春梅道便是因俺娘他老人家新埋墓在這寺後奴在他
手裡一場他又無親無故奴不記挂着替他燒張紙兒怎
生過得去醜矣月娘說我記的你娘沒了好几年不知墓
在這里作者此時醜諷月娘風情故筆矣孟玉樓道大娘還不知歷大姐
第一奇書 八十九回 十三

說話說的是潘六姐死了多虧姐七如今托他埋在這裡
月娘听了就不言語了月娘吳大娘子道誰似姐七這等有恩不肯忘舊還差埋了月娘你逢節令題念他來替他燒錢化紙春梅道好姐七想着他怎生抬舉我來今日他死的苦這般拋露丟下怎不埋葬他月娘將一節隱筆所寫之月娘至此方放手一說畢長老叫小和尚放桌兒擺齋上來兩張大八仙桌子蒸酥點心各樣素饌菜蔬堆滿春臺絕細金芽雀舌甜水好茶眾人吃了收下家活去吳大舅自有僧房管待不在話下孟玉樓起身心里要在金蓮坟上看七替他燒張紙也是姊七一場見月娘不動身月娘夫不

猶可在春梅拿出五分銀子叫小沙彌買紙去長老道娘子不消買去我這裡有金銀紙拿几分燒去玉樓把銀子遞與長老使小沙彌領到後邊白楊樹下金蓮坟上見三尺坟堆一堆黃土數柳青蒿美人黃土千古傷心上根香把紙錢點着拜了一拜說道六姐不知你埋在這裡今日孟三娘悞到寺中與你燒陌錢紙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一面放声大哭哭自己非那奶子如意兒見玉樓往後也抱了孝哥兒來看一看月娘在方丈內和春梅說話叫奶子休抱了孩子去只怕說了他如意兒道奶七不妨事我知道徑抱到坟上看玉樓燒紙哭罷回來春梅和月

娘勻了臉換了衣裳分付小伴當將食盒打開將各樣細菓甜食餚品點心攢盒擺下兩桌子布氈內飾上酒來銀鍾牙筯請大妗子月娘玉樓上坐他便主位相陪奶子小玉都在兩邊打橫寫得月娘門絕吳大舅另放一張桌子在僧房內正飲酒中間忽見兩個青衣伴當走來跪下稟道老爺在新庄差小的來請小奶子看襍耍調百戲的大奶子二奶子都去了請奶子快去哩這春梅不慌不忙將前西門家無散寫春梅應一齊說你回去知道了那二人應諾下來又不敢圓滿于此去在下邊等候大妗子月娘便要起身說姐子着實打攪天色晚了你也有事俺們去罷那春梅那里肯放只顧令

左右將大鍾來劝道咱娘兒們會少離多彼此都見長着休要斷了這們親路聖靈奴也沒親沒故到明日娘的好日子奴往家理走去去月娘道我的姐子說一聲兒就公了怎敢起動你醜絕為炎京一吐惡氣容一日奴去看姐子去飲過一杯月娘說我酒勻了你大妗子沒轎子十分晚了不好行的春梅道大妗子沒轎子我這裡有跟隨小馬兒撥一疋與妗子騎送了家去大妗子再三不肯辞了方一面收拾起身春梅叫過長老來令小伴當拿出一疋大布五錢銀子與長老長老拜謝了送出山門春梅與月娘拜別着月娘玉樓眾人上了轎子他也坐轎子兩下分路一簇

人跟隨喝道往新庄上去丁正是

樹葉還有相逢處

豈可人無得運時

第九十回

此文發脫雪娥到守備府也一篇文字總是在打墻板兒兩閒話結語上結穴蓋爲春梅發泄寒微骨之鬱結也而月娘使被逐之奴復歸且全不防閉門戶是又在作者陽秋之內矣作者何恨月娘至此而蕙蓮公案至此又結

開手寫李衙內問玉樓若是俗筆自應接寫玉樓愛嫁看他接手卽入雪娥事真令玉樓事似絕不相干下回却又一筆勾轉旣爲玉樓抬高身分又爲衙內遙寫相思而行文亦真有蝶穿花徑鶴舞雲衢之妙

不是一直寫去如三家村冬烘先生講日記故事

第九十回

來旺盜拐孫雪娥

雪娥受辱守備府

詩曰

菟絲附蓬麻

引蔓原不長

失身與狂夫

不如棄道傍

暮夜爲儂好

席不暖儂床

昏來晨一別

無乃太匆忙

行將瀕死地

老痛迫中腸

話說吳大舅領着月娘等一簇男女離了永福寺順着文
樹長堤前來玳安又早在杏花村

玉樓酒樓下邊人烟熱

開揀高阜去處幕天席地設下酒餚等候多時了遠望
月娘衆人轎子馱子到了問道如何這咱纔來月娘又把
永福寺中遇見春梅告訴一遍不一時斟上酒來衆人坐
下正飲酒只見樓下香車綉轂往來人烟喧襍月娘衆人
躡着高阜把眼觀看只見人山人海圍着都看教師走馬
耍解原來是本縣知縣相公兒子李衙內名喚李拱壁
理如合年約三十餘歲見爲因子上合一生風流博浪懶
習詩書專好鷹犬走馬打毬蹴鞠常在三瓦兩巷中走人
稱他爲李浪子那日穿着一弄兒輕羅軟滑衣裳頭戴金
頂纏棕小帽脚踏乾黃靴同廊吏何不羣帶領二三十好

漢擊彈弓吹筒毬棒在於杏花庄大酒樓下看教師李貴
走馬賣解豎肩棒隔肚帶輪鎗舞棒做各樣技藝頭耍引
了許多男女圍着烘笑那李貴諱名號爲山東夜叉巴火
頭戴萬字巾身穿紫窄衫鋪金裹肚坐下銀鬃馬手執朱
紅桿明鎗背插招風令字旗在街心扳鞍上馬徑來賣弄
手段這李衙內正看處忽抬頭看見一簇婦人在高阜處
飲酒內中一個長挑身材婦人不覺心搖目蕩觀之不足
看之有餘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知是誰家婦女有男子
沒有一面叫過手下答應的小張閑架兒來必用此人情
方知端的情
悄悄分付你去那高坡上打听那三箇穿白的婦人是誰家

的訪得的實告我知道那小張開應諾雲飛跑去不多時
走到跟前附耳低言回報說如此這般是縣門前西門慶
家妻小一個年老的姓吳是他姘子一箇五短身林是他
大娘子吳月娘那箇長挑身林有白麻子的是第三箇娘
子姓孟名喚玉樓如今都守寡在家這李衙內听了獨看
上孟玉樓重賞小張閑不在話下吳月娘和衆人
看了半日見日色銜山令玳安收拾了食盒上轎騎驢
徑回家有詩爲証

柳底花陰壓路塵

一回遊賞一回新

有緣千里來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親

這里月娘衆人回家不題却說那日孫雪娥與西門大姐
在家午後時分無事都出大門首站立也是天假其便不
想一個搖驚閨的過來那時賣脂粉花翠生活磨鏡子都
搖驚閨大姐說我鏡子昏了使平安兒叫住那人與我磨
磨鏡子那人放下担兒說道我不會磨鏡子我只賣些金
銀生活首飾花翠站立在門前只顧眼上眼下看着雪娥
雪娥便道那漢子你不會磨鏡子去罷只顧看我怎的那
人說雪姑娘大姑娘不認的我了大姐道眼熟急忙想不
起來那人道我是爹手裡出去的來旺兒雪娥便道你這
几年在那里來出落得怎胖了來旺兒道我離了爹門回

原籍徐州家裏開着沒營生投跟了個老爹上京來做官
不想到半路里他老爺兒死了丁憂家去了我便投在城
內顧銀舖學會了此銀行手藝各樣生活這兩日行市遲
顧銀舖叫我挑副担兒出來街上發賣些零碎看見娘每
在門首不敢來相認恐怕惹門隙戶的今日不是你老
家叫住還不敢相認雪娥道原來是你教我只顧認了
日白想不起既是舊兒女怕怎的因問你担兒裏賣些
甚麼生活挑進裏面等俺每看一看那來旺兒一百元
兒挑入裏邊院子裏來打開箱子用盤兒托出几件首飾
來金銀鑲嵌不等打造得十分奇巧大姐與雪娥看了

回問來旺兒你還有花翠拏出來那來旺兒又取一
各樣大翠髻花翠翹滿冠并零碎草蟲生活來大姐揀了
他兩對髻花這孫雪娥便留了他一對翠鳳一對柳穿金
魚兒大姐便稱出銀子來與他雪娥兩件生活欠他一兩
二錢銀子約下他明日早來取罷今日你大娘不在家和
你三娘和哥兒都送坡上與你爹燒紙去了來旺道我去
年在家裏就聽見人說爹死了大娘生了哥兒怕不的好
大了雪娥道你大娘孩兒如今幾周歲兒一家兒大大小
小如寶上珠一般上着他這日子哩說話中間來昭妻一
丈青出來領了茶與

唱了个喏，也昭也在跟前同叙了回話，分付你明日來見。見大娘那來，兒挑担出門，到晚上月娘眾人入轎子來家。雪娥大姐眾人了，硬接着都磕了頭，玳安挑盒担走不上。催了匹驢兒，騎家打發拾盒人去了。月娘告訴雪娥大姐說今日寺裏遇見春梅一節，原來他把潘家的蔬菜在寺後首，每夜不知他來替他娘燒紙，慢打慢撞遇見他。娘兒每又認了同親，醜絕月娘先是寺裏長老擺齋吃了落後。他又叫伴當推過他家的四五十攢盒，各樣菜蔬下飯，篩酒上來，通吃不了。他看見哥兒又與了他一對簪兒，好不和氣。起解行三坐五，坐着大轎子許多跟隨，又且是出落

的比舊時長大了好些。越發日升了。說來口角邊上吳大妗子道：他倒也不改常，忘舊。那時在咱家，勸我見他比眾了。鬢行事兒正大，說話兒沉穩，就是个才料兒。你看今日福至心靈，恁般造化。將上文無數寫孟玉樓道：姐上沒問他，我問他來，果然半年沒洗，換身上懷着喜事哩。也只是八九月裏孩子，守情好不喜歡哩。薛嫂兒說的倒不差。五列有說了一回，雪娥題起今日娘不在，我和大姐在門首看見來，那兒原來他又在這里學會了銀匠，擺着些兒賣金銀生活，花翠俺每就不。待了買了他几枝花翠，他問娘來，我說往坡上燒紙去。月娘道：你怎的不叫他等着。

我來家又是雪娥道俺每叫他明日來正坐着說話只見奶子如意兒向前對月娘說哥兒來家這半日只是昏睡不醒口中出冷氣身上湯燒火熱的這月娘聽見臨了向炕上抱起孩兒夾口搵着口兒果然出冷汗渾身發熱罵如意兒好淫婦此是轎子冷了孩兒了如意兒道我拿小被兒裹的緊七的怎得凍着月娘道再不是抱了往那死鬼攻上說了他來了寫月娘真是十那等分付叫你休抱他去你不依浪着抱的去了如意兒道早小玉姐看着只抱了他到那里看七就來了几時說着他來月娘道還要說嘴看那看見便怎的却把他說了即忙叫來安兒快請

劉婆子去不一時劉婆子來到看了脈息摸了身上說着了

些驚寒撞見邪祟金○蓮○死○尚○懷○疾○乎了留了兩服硃砂丸用姜湯灌下去分

付奶子抱着他熱炕上睡到半夜出了些冷汗身上總涼了於是管待劉婆子吃了茶與了他三錢銀子叫他明日還來看七一家子慌的要不起七倒七整亂了半夜却說來旺次日依舊挑將生活担兒來到西門慶門首與來昭唱喏說昨日雪姑娘留下我些生活許下今日叫我來取銀子就見七大娘來昭道你且去着改日來昨日大娘來家哥兒不好叫醫婆太醫看下藥整亂一夜好不心焦今日總好些那得工夫稱銀子與你正說着只見月娘玉

樓雪娥送出劉婆子，來到大門首，看見來旺兒，那來旺兒扒在地下，與月娘玉樓磕了兩個頭。月娘道：「几時不見你，就不來這里走？」來旺兒悉將前事說了一遍，要來不好來的。月娘道：「舊兒女人家怕怎的？你爹又沒了。」月娘如此無禮，當初只因潘家那淫婦一頭放火，一頭放水架的舌把個好媳婦兒生生逼勒的弔死了，將有作沒把你整發了去。今日天也不容他往那去了。月娘如此無禮，來旺兒道：也說不的，只是娘心裏明白，就是了說了回話。月娘問他賣的是甚樣生活，掣出來瞧，揀了他几件首飾，該還他三兩二錢銀子，都用等子稱了，與他，叫他進入儀門裏面分付小玉。

取一壺酒來，又是一盤點心，叫他吃。那雪娥在厨下一處攪撥，又執了一大碗肉出來，與他吃的。酒飯飽了，磕頭出門。月娘玉樓眾人歸到後邊去。如此無禮，雪娥獨自消去，和他說話，你常七來走着怕怎的？奴有話叫來昭嫂子和你說。我明日晚夕在此儀門裏紫牆兒跟前耳房內等你。兩個遞了眼色，這來旺兒就知其意，說這儀門晚夕不開，雪娥道：「如此這般你來，先到來昭屋裏，等到晚夕，踏着梯，摸越過牆，順着遮隔，我這邊接你下來。咱二人會合一回，還有細話與你說。這來旺得了此話，正是歡從額起，喜向腮生，作辭雪娥，挑担兒出門，正是不着家神，弄不得家。

鬼有詩爲証

閒來無事倚門闌

偶遇多情舊日緣

對人不敢高声語

故把秋波送几番

這來旺兒欢喜回家一宿無話到次日也不挑担見出來賣生活慢上楚來西門慶門首等來昭出來與他唱喏那來昭便說旺哥稀罕好些時不見你了來旺兒笑道不是也不來裡邊雪姑娘少我几錢生活銀討上來昭一面把來旺兒讓到房裏坐下來旺兒道嫂子怎不見來昭道你嫂子白日後邊上灶哩那來旺兒拿出一兩銀子遞與來昭說這銀子取壺酒來和哥嫂吃來昭道何消這許多銀

叫他兒子鉄棍兒過來那鉄棍弔起頭去十五歲子拿壺出來打了一大注酒使他後邊叫一丈青來不一時一丈青蓋了一錫鍋熱飯一大碗雜熬下飯兩碟菜蔬說道好呀旺官兒在這裏來昭便拿出銀子與一丈青說兄弟破費要打壺酒咱兩口兒吃一丈青笑道無功消受怎生便得一面放了炕桌讓來旺炕上坐擺下酒菜把酒來斟來旺兒先領頭一盞遞與來昭次斟一盞與一丈青深七唱喏說一向不見哥嫂這盞水酒孝順哥嫂一丈青便說哥嫂不道酒肉吃傷了你對真人休說假話裏邊雪姑娘昨日已央及遠知我了你兩口一盞酒斷托俺每兩口兒

如此這般周全你你休推睡，裏裏要知山下路須問過
牙人你若入港相會有東西出，休要獨吃須把些汁水
再我啣一啣，寫人憐便替你每須就許多利害，二寸分到那來
便跪下道，只望哥嫂周全，並不敢有忘，說畢把酒吃了。
同一丈青往後邊，和雪娥答了話出來，對他說約定晚上
來來，昭星窩藏待夜裏，調上儀門後邊人歇，越牆而
過於中取事，有詩為証

報應本無私

要知禍福因

影嚮皆相似

但看所為事

這來旺得了此言，回來家巴不到，晚復到來，昭星裏打酒

秤他兩口兒吃至更深時分，更無一人覺的，直候的大門
關了，後邊儀門上了，拴家中大小歇息定了，彼此都有箇
暗號兒，只听牆內雪娥咳嗽之聲，這來旺兒踏着梯，摸黑
影中扒過粉牆，雪娥那邊用燈子接着，兩個就在兩耳房
堆馬鞍子去處，兩個相接相抱，雲雨做一處，彼此都是曠
夫寡婦，慾心如火，那來旺兒纓鎗強壯，儘力弄了一回，樂
極精來一泄如注，比藏春幹畢，雪娥遞與他一包金銀首
飾，几兩碎銀子，兩件段子衣服，分付明日晚夕你再來，我
还有些細軟與你，你外邊尋下安身去處，往後這家中過
不出好來，不如和你梢七出去外邊，下房兒成其夫婦。

你又會銀行手藝愁過不_得日子來旺兒便說如今東門外細米巷有我個姨娘有_一收生的屈老娘他那里曲灣小巷倒避眼咱兩個投奔_一里去遲些時看無動靜我帶你往原籍家裏買几畝地種去也好兩個商量已定這來旺就作別雪娥依舊扒過牆來到來昭屋裏等至天明開了大門挨身出去到黃昏時分又來門首楚人來昭屋裏西門并兒中事何如晚夕依舊跳過牆去兩個幹事朝來暮往非止一日也抵盜了許多細軟東西金銀器皿衣服之類來昭兩口子也得抽分好些肥已月娘守家如此水偶俱不必細說一日後邊月娘看孝哥兒出花兒心中不快睡得早這雪娥房中使女中

秋兒原是大姐使的因李嬌兒房中元宵兒被破濟要了月娘就把中秋兒與了雪娥把元宵兒伏侍大姐那一日雪娥打發中秋兒睡下房裏打点一大包釵環頭面裝在一個匣內用手帕蓋了頭隨身衣服約定來旺兒在來昭屋裏等候兩個要走來昭便說不爭你走了我看守大門管放水鴨兒若大姐知道問我要人怎了不如你每打房上去就躡破些瓦還有踪跡來旺兒道哥也說得是雪娥又留一箇銀折盃一根金耳釵一件青綾襖一條黃綾褙謝了他兩日兒直等五更裝月黑之時隔房扒過去來昭夫婦又備上兩大鍾煖酒與來旺雪娥吃說吃了好走路

上壯胆些。吃到五更時分，每人擎着一根香，躡着梯子，打發兩個扒上房去。一步一步把房上瓦也跳破許多。比及扒到房簷，跟前街上人還未行走。听巡捕的聲音，這來旺兒先跳下去，後却叫雪娥躡着他肩背，接接下來。兩個往前邊走到十字路口上，被巡捕的攔住，便問往那里去的。男女雪娥便說慌了手脚。這來旺兒不慌不忙，把手中官香彈了一彈，說道：「俺是夫婦二人，前往城外岳廟裏燒香，起的早了些。長官勿怪。」那人問背的包袱內是甚麼來。旺兒道：「是香燭紙馬。」那人道：「既是兩口兒，岳廟燒香也是好事，你快去罷。」這來旺兒見得不一，一古拉拉着雪娥往前飛走。

走到城下，城門纔開。

可知是黑夜出來

打八關裏換出城去轉了

几條街巷，原來細米巷在箇僻靜處，住着不多几家人家，都是矮房低廈。到於屈姓七家，屈姓七還未開門，叫了半日，屈姓七纔起來，開了門，見來旺兒領了個婦人來。原來來旺兒本姓鄭，名喚鄭旺，說這婦人是我新尋的妻小。姨娘這里有房子，且借一間寄住。些時再尋房子，遞與屈姓七。三兩銀子教買柴米。那屈姓七得了銀子，只得留下他兒子屈鏞。鏞者三足鍋也。鏞者三足鍋也。因見鄭旺夫妻二人帶着許多金銀首飾東西，夜晚見財起意，就掘開房門偷盜出來去要錢，致被捉獲。具了事件，拏去本縣見官。李知縣見

係賊贓之事。賊物見在，卽差人押着屈鑑到家把鄭旺孫
雪娥一條索子都拴了。那雪娥誠的臉蠟查也似黃了。喚
了滲淡衣裳帶着眼紗把手上戒指都勒下來，打發了公
人押去見官。當下烘動了一街人觀看，有認得的說是西
門慶家小老婆。今被這走出的小廝來，旺見改名鄭旺，遍
姦拐盜財物在外居住。蕙蓮公案又被這屈鑑搗摸了今
事發見官，當下一個傳十個，十個傳百個，路上行人口似
飛月娘家中自從雪娥走了房中，中秋兒見廂內細軟首
飾都沒了衣服丟的亂三攪四，轉與月娘吃了一驚。
便問中秋兒你跟着他睡走了，你豈不知中秋兒便說他

要便晚夕悄上偷走出外邊，半日方回，不知詳細。月娘又
問來，聽你看守大門人出去，你怎不曉的來，略便說大門
每日上鎖，莫不他飛出去。逆奴却有落後看見房上瓦墻
破許多，方知越房而去了。又不敢使人躡訪，只得按納含
忍，不想本縣知縣當堂問理這件事，先把屈鑑夾了一頓，
追出金頭面四件，銀首飾三件，金環一双，銀鍾二個，碎銀
五兩，衣服二件，手帕一個，匣一個，向鄭旺名下追出銀三
十兩，金碗簪一對，金仙子一件，戒指四個，何雪娥名下追
出金桃心一件，銀鐲一付，金鈕五付，銀簪四對，碎銀一抱。
比密頭物何如，屈鑑七名下追出銀三兩，就將來旺兒問擬奴婢
第一奇書 九十回 十三

因奸盜取財物屈鎔係竊盜俱係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贖
物大官雪娥孫氏係西門慶妾與屈姥七當下都當官按
了一撥屈姥七供明放了雪娥責令本縣差人到西門慶
家叫人遞領狀領孫氏那吳月娘叫吳大舅來商議已是
出醜平白又領了來家做甚麼沒的玷污了家門與死的
裝幌子文字亦無後回之筆打發了差人錢回了知縣話知縣拘將
官媒人來當官辨賣却說守備府中春梅打听得知說西
門慶家中孫雪娥如此這般被來旺兒拐出盜了財物去
在外居住事發到官如今當官辨賣這春梅聽見要買他
來家上灶要打他嘴以報平昔之仇此必寫雪娥出醜者爲此一句益春梅吐舌

雪能不受辱乎對守備說雪能善能上灶會做的好茶飯湯水買
來家中伏侍這守備便差張勝李安拿帖兒對知縣說
知縣白恁要做分上只要八兩銀子官價交完銀子領到
府中先見了太奶并二奶七孫氏次後到房中來見春
梅春梅正在房裏縫金床錦帳之中纏起來極力手下
了頭領雪娥見面那雪娥見是春梅不免低頭進見望上
躬身下拜磕了四個頭這春梅把眼瞪一瞪是春梅不換是金蓮
將當直的家人媳婦上來與我把這賤人扯去了鬆鬆剃
了上蓋衣裳打入厨下與我燒火做飯這雪娥听了暗上
叫苦自前世打掃板兒翻上下掃米却做管倉人既在

他簷下怎敢不低頭孫雪娥到此地步只得摘了髻兒換
可艷服滿臉悲慟往厨下去了有詩為証

布袋和尚到明那
策杖芒鞋任處遊
饒你化身千百億
一身還有一身愁

九十一回

至此回諸妾已散盡矣然李公子來求親却云玉樓
愛嫁誅心之論

薛嫂舊媒陶媽新媒夫桃傍之雪乃是杏花之色非
若前此之雪壓枝頭以相欺也

弄命以及妻大兩黃金長等語特出相犯即用薛嫂
喚醒多少痴人而止留銀壺作念其餘凡玉樓者皆
帶去知挑楊姑娘罵張四舅何益而月娘送茶赴席
則李家又添一西門姑娘或西門大姨西門慶如有
兄弟又當為西門大舅也可笑可想

卽寫玉簪總是作者教人慎持富貴于得意時而又見風波世路無刻不然逸得微名卽爲身患也夫西門等之熱也以錢耳讀書人之熱也必以名今玉樓旣不熱于西門慶家且杏花乃狀元之稱宜乎讀書人之所謂熱者也乃熱以名而名卽爲累此玉簪之所以爲玉樓累也現玉樓之名必鑄于簪上可知故上文講財色的利害已完又恐人不知而求名故于此回又將名之一字爲累痛切爲人陳之見必至玉簪兒賣掉了方能安穩

第九十一回

孟玉樓愛嫁李衙內

李衙內怒打玉簪兒

詩曰

簾展湘紋浪欲生

幽懷自感夢難成

倚牀剩覺漆風味

開戶羞將待月明

擬倩蜂媒傳密意

難將螢火照離情

遙憐織女佳期近

時看銀河凡曲橫

話說一日陳敬濟聽見薛嫂兒說知孫雪娥之事這陳敬濟乘着這個根繇就如此這般使薛嫂兒往西門慶家對月娘說薛嫂只得見月娘說陳姑夫在外声言發話說不

要大姐要寫狀子巡撫巡按處告你說老爹在日收着他
 父親寄放的許多金銀箱籠細軟之物這月娘一來因孫
 雪娥被來旺兒盜財拐去二者又是來安兒小廝走了三
 者家人來與媳婦惠秀又死了剛打發出去一連結出三
事見月娘吐
 放物之難使人為瓶兒一哭家中正七事八事聽見薛嫂兒來說此話
 說慌了手脚連忙催轎子打發大姐家去但是大姐床
 奩箱厨陪嫁之物交玳安二人都抬送到陳敬濟家以先
何不
 拾去以此知月娘會敬濟說這是他隨身嫁我的床帳粧
 刻陰毒無處不然也敬濟說這是他隨身嫁我的床帳粧
 奩還有我家寄放的細軟金銀箱籠須索還我薛嫂道你
 大丈母說來當初丈人在時止收下這個床奩嫁粧他

見你別的箱籠敬濟又要使女元宵兒薛嫂兒和玳安兒
 來對月娘說月娘不肯把元宵與他說這丫頭是李嬌兒
 房中使的如今留着早晚看哥兒哩把中秋兒打發將來
 說原是買了伏侍大姐的這敬濟又不要中秋兒兩頭來
 回只叫薛嫂兒走他娘張氏便向玳安說哥兒你到家拜
 上你大娘你家姐兒們多也不稀罕這個使女看守哥兒
 既是典了大姐房裏好一向你姐夫已是收用過他了你
 大娘只顧留怎的玳安一面到家把此話對月娘說了月
 娘無言可對只得打元宵兒打發將來敬濟收下滿心歡
 喜說道可怎的也打我這條道兒來正是

饒你好似鬼

喫我洗郵水

下一頭單說李知縣見子李衙內自從清明郊外看見
吳月娘孟玉樓兩人一般打扮生的俱有姿色知是西門
慶妻小衙內有心愛孟玉樓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模
樣兒風流俏麗原來衙內喪偶鰥居已久一向着媒婦各
處求親都不遂意及見玉樓便覺動心但無門可入未知
嫁與不嫁從違如何不期雪娥緣事在官已知是西門慶
家出來的周旋委曲在伊父案前將各犯用刑研審追出
匪物數目望其來領補月娘害怕又不使人見官衙內失
聖因此纏將贓物入官雪娥官賣至是衙內謀之于郎

何不韋徑使官媒婆陶媽上來西門慶求訪求親事許說

成此門親事免縣中打卯還賞銀五兩這陶媽上听了必

陶媽上自是桃天之之喜之歡之的疾走如飛一直到西門慶

慶非如寒雪漫空也也門首來昭正在門首立只見陶媽上向前道了萬福說道

動問管家哥一声此是西門老爹家甚來昭道你是那里

來的老爹已下世了有甚話說陶媽上道累及管家進去

稟告我是本縣官媒人名喚陶媽上奉衙內小老爹鈞語

分付說咱宅內有位奶上七要嫁人敬來說親那來昭喝道

你這婆子好不近理我家老爹沒了一年有餘止有兩位

奶上守寡並不嫁人常言號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你這

媒婆有要沒緊走來胡撞其親事还不走快着惹的後邊
奶上知道一頓好打那陶媽上笑說管家哥常言官差吏
差來人不差小老爹不使我上敢來嫁不嫁起動進去寫
声我好回話去來昭道也罷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少待
片時等我進去兩位奶上一位奶上有哥兒一位奶上無
哥兒不知是那一位奶上要嫁人陶媽上道衙內小老爹
說清明那日郊外曾看見來是面上有几点白麻子的那
位奶上來昭听了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告月娘說縣中使
了个官媒人在外面倒把月娘吃了一驚說我家並沒半
个字兒迸出外邊人怎得曉的來昭道曾在郊外清明那

日見來說臉上有几个白麻子見的月娘便道莫不是孟三
姐也臘月裡蘿蔔動小心忽刺人要往前進嫁人月娘原
樓一向蓋爲玉
樓牢籠久矣正是世間海水知深淺惟有人心难忖量
一面是到玉樓房中坐下便問孟三姐如有件事兒來問
你外邊有个保山媒人說是縣中小衙內清明那日曾見
你一面說你要往前進端的有此話麼看官所說當時没
巧不成話自古姻緣着線牽那日郊外孟玉樓看見衙內
生的一表人物風流博浪兩家年甲多相彷彿又會走馬
拈弓弄箭彼此兩情四目都有意已在不言之表但未知
有妻子無妻子口中不言心內暗度男子漢已死奴身辺

又無所出，雖故大娘有孩兒到明日長大了，各肉兒各疼，
悶的我樹倒無陰，竹籃兒打水，又見月娘自有了孝哥兒，
心腸改變不似常時，我不如往前進一步尋上个葉落歸
根之處，還只顧傻上的，守些甚麼到沒的擔閣了奴的青
春年少，正在思慕之間，不想月娘進來說此話，正是清明
郊外看見的那個人，心中又是欣喜，又是羞愧，口裡雖說
大娘休听人胡說，奴並沒此話，不資把臉來飛紅了。愛此
寫來却是安身立命之意，不是金蓮輩妖淫等也。正是

含羞對眾慵開口

理髮無言只搥頭

月娘說此是各人心裡事，奴也管不着的許多。一面叫來昭
信請那保山進來，上昭門首喚陶媽上進到後邊見月娘
行畢了禮，數坐下，小丫鬟倒茶吃了。月娘便問保山來有
甚事，陶媽上便道：小媳婦無事不登三寶殿，奉本縣正宅
衙內分付說貴宅上有一位奶上娶嫁人，講說親事。月娘
道：俺家這位娘子嫁人，又沒曾傳出去，你家衙內怎得知
道？陶媽上道：俺宅衙內說來，清明那日，在郊外親見這位
娘子，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臉上有稀上几个白麻子，
便是這位奶上月娘听了，不消說就是孟三姐了。于是領
陶媽上到玉樓房中，明間內坐下，等勾多時，玉樓流洗打
扮出來，陶媽上道了萬福，說道：就是此位奶上，果然話不

虛傳人材出眾，蓋世無雙，堪可典衙內老爹，做個正頭娘子。玉樓笑道：「媽七休得亂說，且說你衙內今年多大年紀，原娶過妻小，沒有房中有人，也無姓甚名誰，有官身無官身？從實說來。」休要搗謊。特映薛嫂陶媽七道：「天麼天麼，小娘是奉縣官媒，不比外邊媒人快說謊，我有一句說一句，並無虛假。俺知縣老爹，年五十多歲，止生了衙內老爹一人，今年屬馬的三十一歲，正月二十三日辰時建生，見做國子監上舍，不久就是舉人進士，有滿腹文章，可馬勢開諸子百家，無不通曉，沒有大娘子，二年光景，房內止有一個，從嫁使女，若應又不出眾，要尋個娘子當家，敬來宅上。」

說此親事，若是咱府上做這門親事，老爹說來，門面差個墳墓地土錢糧，一例履行，獨免有人欺負。指名說來，掣到縣裡，任意撥打。玉樓道：「你衙內有兒女，沒有原籍那里人？氏誠恐一時任滿，千山萬水帶去，奴親都在此處，莫不也要同他去。」陶媽七道：「俺衙內身邊兒花女花，沒有好不單經原籍是咱北京真定府，強縣人氏，過了黃河，不上六七百里，他家中田連阡陌，驟馬成群，人了無數，走馬牌樓，都是撫按明文，聖旨在上，好不赫耀驚人。雖是媒人，謊言來自是世家，與市井不同。如今娶娘子到家，做了正房，過後他得了官，娘子便是五花官誥坐，七香車，爲命婦夫人，有何不好？這孟玉樓

被陶媽上一席話說得千肯萬肯，一面喚蘭香放桌兒，奉茶食點心與保山咽。因說保山你休怪我叮嚀盤問，你這媒人們說謊的極多，奴也吃人哄怕了。一語見血陶媽上道：好奶，只要一個比一個清自清，渾自渾，好的帶累了反的。小媳婦並不搗謊，只依本分做媒，奶上若肯了，寫個婚帖兒與我好回小老爹話去。玉樓取了一條大紅緞子，使球安交鋪子裡傅夥計寫了生時八字。吳月娘便說：你當初原是薛嫂兒說的媒，如今還使小厮叫將薛嫂兒來，兩個同拏了帖兒去，說此親事總是禮不多時，使玳安兒叫了薛嫂兒來，見陶媽上道了萬福。當行則當行，拏着帖兒出

離西門慶家門，往縣中回衙內話去。一個是這里水人，一個是那頭保山，兩張口四十八個牙。這一去，管取說得月裡嫦娥尋配偶，巫山神女嫁襄王。陶媽上在路，上問薛嫂兒：你就是這位娘子的原媒？薛嫂道：便是陶媽上問他，原先嫁這裡，根兒是何人家的女兒？嫁這裡是女兒，是再婚。這薛嫂兒便一五一十，把西門慶當初從楊家娶來的話，告訴一遍。因見婚帖兒上寫女命三十七歲十一月二十七日，子時生，說只怕衙內嫌年兒大些，怎了他？今纔三十一歲，倒大六歲。薛嫂道：咱拏了這婚帖兒，交個過路的先生，算看年命，妨碍不妨碍？若是不對，咱瞞他几歲兒，也不

筭說謊極力寫媒人是二人走來，再不見路過响板的先生，只見路南遠處的一個封肆，青布帳幔，挂着兩行大字，子平推貴賤，鐵筆判榮枯，有人來筭命，直言不容情，帳子底下安放一張桌子，裡面坐着個能寫快筭的先生，這兩個媒人向前道了萬福，先生便讓坐下，薛嫂道：「有個女命的先生，筭一筭，向袖中拈出三分命金來說，不當輕視先生，暫且收了，路過不曾多帶錢來。」先生道：「請說八字。」陶媽媽遞杖，他媳婦看上面有八字，生日年組，先生道：「此是合婚一面，摺指尋紋，把扇子搖了一搖，開言說道：「這位女命今年二十七歲了，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甲子月辛卯日。」

庚子時理取印綬之格，女命逆行，見在丙申運中，丙合辛

生，往後大有威權執掌正堂夫人之命。

作者其志如此四柱中雖

夫星多，然是財命，益夫發福，受夫寵愛，這兩年定見刑剋，見過了，不曾薛嫂道：「已尅過兩位夫主了。」先生道：「若見過後來好了。」薛嫂兒道：「他往後有子，沒有？」先生道：「子早裡直，到四十一歲，總有一子，養老一生好造化，富貴榮華無比。」取筆批下命詞四句道：

嬌姿不失江梅態

三揭紅羅兩画眉

會看馬首昇騰日

脫却寅皮任意移

薛嫂問道：「先生如何是會看馬首昇騰日，脫却寅皮任意？」

移這兩句俺每不懂起動先生講說講說先生道馬首者
這位娘子如今嫁个屬馬的夫主才是貴星享受榮華寅
皮是尅過的夫主是屬虎的雖故寵愛只是偏房往後一
路功名直到六十八歲有一子壽終夫妻偕老兩個媒人
說道如今嫁的倒果是个屬馬的只怕大了好几歲配不
來求先生改少兩歲終好先生道既要改就改做了卯三
十四歲罷作者直欲不薛嫂道三十四歲與屬馬的也合
的着麼先生道丁火庚金火逢金煉定成大器正合得着
當下改做三十四歲兩個拜辭了先生出離卦肆逕到縣
中門子報入衙內便喚進陶嫂二媒人旋磕了頭衙內便

問那个婦人是那里的陶媽七道是那边媒人因把親事
說成告訴一遍說娘子人材無比的好只爭年紀大些小
媳婦不敢自便隨衙內老爹尊意討了个婚帖在此于是
遞上去李衙內看了上寫着三十四歲十一月廿七日子
時生說道就大三兩歲也罷薛嫂兒插口道老爹見的多
自古道妻大兩黃金長妻大三黃金山不差一字這位娘
子人材出衆性格溫柔諸子百家當家理紀自不必說衙
內道我已見過不必再相只擇吉日良時行茶禮過去就
是了兩個媒人稟說小媳婦几時來伺候衙內道事不可
稽遲你兩個明日來討話往他家說每人賞了一兩銀子

做脚步錢兩個媒人欢喜出門不在話下這李衙內見親事已成喜不自勝即喚廊吏何不韋來商議對父親李知縣說了令陰陽生擇定四月初八日行礼十五日准娶婦人過門就兌出銀子來委托何不韋小張閒買辦茶紅酒禮不必細說兩個媒人次日討了日期往西門慶家回月娘玉樓話正是姻緣本是前生定曾向藍田種玉來四月初八日縣中備辦十六盤羹果茶餅一副金絲冠兒一副金頭面一條瑪瑙帶一副玳瑁七事金鑲銀釧之類兩件大紅宮錦袍兒四套粧花衣服三十兩聘金其餘布疋棉花共約二十餘拾兩個媒人跟隨廊吏何不韋押担到西

門慶家下了茶可十五日縣中不川備守前衙人了許多快手開漢來搬拾孟玉樓床帳嫁粧箱籠月娘看着但是他房中之物盡數都交他帶去恨無張四一阻原舊西門慶在日把他一張八步彩漆床陪了大姐月娘就把潘金蓮房中那張螺鈿床陪了他玉樓要蘭香跟他過去留下小鶯與月娘看哥兒月娘不肯說你房中了頭我怎好留下你的左右哥兒有中秋兒綵春和奶子也勾了玉樓止留下一對銀回上壺與哥兒耍子做一念兒其餘都帶過去了挑楊姑到晚夕一娘何益頂四人大轎四對紅紗灯籠八個皂隸跟隨來娶玉樓戴着金梁冠兒插着滿頭珠翠珠子身穿大紅通袖袍兒

先辭拜西門慶靈位。來去分明若去改過爲去邪歸正。拜月娘、月娘說道：「孟三姐，你好狠也！你去了撇的奴孤另，另獨自一個和誰做伴兒？」月娘始終不識玉樓兩個攜手哭了一角。然後家中大小都送出大門，媒人替他帶上紅羅銷金蓋，祇抱着金寶瓶。月娘守寡，出不的門，請大姨送親，送到知縣衙裡來。滿街上人看見說：「此是西門大官人第三娘子，嫁了知縣相公兒子衙內，今日吉日良時娶過門。」也有說好的，也有說反的，說好者當初西門大官人怎的爲人做人，今日死了，止是他大娘子守寡，正大有兒子房中攪不過。這許多人來都交各人前進，甚有張主有那說反的街。

談卷議指戳說道：「西門慶家小老婆如今也嫁人了。當初這廝在日專一違天害理，貪財好色，姦騙人家妻女，今日死了老婆帶的東西，嫁人的嫁人，拐帶的拐帶，養漢的養漢，做賊的做賊，都野雞毛兒零，尋了常言三十年遠報而今眼下就報了。旁人紛七議論不題。」于衆妾散用傍人語一結，又玉樓之子西門仇仇也。今幸而不終陷溺，復有安身立命之時，視此羣小失志，能不撫膺長嘆。今而後方知有青天白日之可以自活也。且說孟大姨送親到縣衙內，鋪陳床帳，停當留坐酒席來家。李衙內賞薛嫂兒陶媽七，每人五兩銀子，一段花紅利市，打發出門。至晚兩個成親，極盡魚水之歡。子飛之樂到次日，吳月娘送茶完飯，楊姑娘犯死，孟人於子二姑。

字孟大姨都送茶到縣中衙內這邊下回書請衆親戚女
眷做三日扎彩由吃筵席都是三院樂人妓女動鼓樂扮
演戲文此瓶兒華吳月娘那日亦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
袖袍兒百花裙繫蒙金帶坐大轎來衙中做三日赴席此
大始子場宗美諸人何如在後所吃酒知縣勅七出來陪待月娘回家
因見席上花攢錦簇歸到家中進入後邊院落靜悄悄無
個人接應想起當初有西門慶在口姊妹們那樣鬧熱往
人家赴席來家都來相見說話二條板凳坐不了如今並
無一個兒了一面撲着西門慶靈床兒不覺一陣傷心放
聲大哭比了一回被了髮小玉勸止于諸人散完用此一
結却印用月娘自結

更正是

平生心事無人識

只有穿窓皓月知

這裡月娘憂悶不題却說李衙內和玉樓兩個女貌郎才
如魚似水正合着油瓶蓋每日燕尔新婚在房中厮守一
步不離端詳玉樓容貌越看越愛極力將玉樓一寫自熱
暢快又見帶了兩個從嫁丫鬟一箇蘭香年十八歲會彈
唱一個小鴛年十五歲俱有顏色心中欢喜沒入腳處有
詩爲証

堪誇女貌與郎才

天合姻緣禮所該

十二巫山雲雨會

兩情願保百年偕

原來衙內房中先頭娘子丟了一個大了頭約三十年紀

名喚玉簪兒

後文嚴州之黨原從一簪起此寫玉簪總寫下文地也。又玉樓鑄名于簪則簪于玉樓

是一名字此又作者乾惕深意言雖一朝天理不真使我輩得意我又不敢以浮名累寔也專一搽胭

抹粉作怪成精頭上打着盤頭揸髻用手帕苦蓋周圍勒

銷金箍兒假充作髮髻身上穿一套怪綠喬紅的裙襖脚

上穿着双撥船樣四個眼的剪絨鞋約長尺二在人根前

輕身浪艷做勢拏班

所為浮名也

衙內未娶玉樓時他便逐日

頓羹頓飯殷勤扶持不說強說不笑強笑何等精神自從

娶過玉樓來李衙內和他如膠似漆把他不丟揪採這丫

頭就使性兒起來一日衙內在書房中看書這玉簪兒在

厨下頓了一盞好菓仁炮茶双手用盤兒捧來書房

噙匕掀開簾兒送與衙內不想衙內看了一回書搭伏在

書桌就睡着了這玉簪兒叫道爹誰似奴疼你頓了這盞

好茶來與你吃你家那新娶的娘子還在被窩裡睡得好

覺兒怎不交他那小大姐送盞茶來與你吃因見衙內打

盹在根前只顧叫不應說道老花子你黑夜做夜作使乏

了也怎的大白日打盹磕睡起來吃茶那衙內醒了看見

是他喝道怪碎奴才把茶放下與我過一邊去這玉簪兒

滿臉羞紅使性子把茶丟在桌上出來說道好不識人敬

重奴好意用心大清早晨送盞茶兒來你倒要喝起我

來常言醜是家中寶可喜惹煩惱我醜你當初瞎了眼誰
交你要我來名之難被衙內所見趕上儘力踢了兩靴脚
這玉簪兒登時把那付奴臉勝的有房梁高也不捺臉了
也不頓茶了趕着玉樓也不叫娘只你也我也無人處一
屁股就在玉樓床上坐下名之累玉樓亦不去理他他背
地又壓伏蘭香小鴛說你休趕着我叫姐只叫姨娘我與
你娘係大小之分又說你只背地叫罷休對着你爹叫你
每日跟隨我行用心做活你若不听我說老娘拏鉄鏃子
請你名之可怕如此後來几次見衙內不理他他就撒懶起來睡
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飯兒也不做地兒也不掃玉樓分

付蘭香小鴛你休靠玉簪兒了、你二人自去厨下做飯打
發你爹吃罷這玉簪兒又氣不憤、使性誘氣牽家打伙在厨
房內打小鴛罵蘭香賊小奴才小淫婦兒、確磨也有個先
來後到、先有你娘來先有我來、都是你娘兒們占了罷、不
獻這個勤兒也罷了、當原先俺死的那個娘、也沒曾失口
叫我声玉簪兒、你進門且日就題名道姓叫我名之難我
是你手裡使的人也怎的、你未來時、我和俺爹同床共枕、
那一日不睡到齊時、纏纏二家、我而個如糖拌密如蜜攪
酥油一般打熱、房中連帶三兒、不打我手裡過、自從你來
了、把我蜜罐兒也打破、把我細線也拆散開了、一攪上

到我明間冷清清、夜寂寂、不得嘗看俺爹那件
東西兒、如今甚麼滋味、名之自也沒處告訴、名之自
你當初在西門慶家、也曾做過三個、老婆來、你小名兒
叫玉樓、敢說老娘不知道、點明官王你來在俺家、你識我
見大家膽着些罷了、會那等痴張致、呼張喚李、誰是你買
到的、屬你管轄不成、玉樓在房中、所見氣的發昏、又不好
聲言對衙內說、名之撩一日熱天、也是合當有事、必于熱
方可晚夕衙內分付他厨下熱水、掣浴盆來房中、要和玉
樓洗澡、玉樓便說、你交蘭香熱水罷、休要使他、衙內不從
說道、我便使他、休要慣了這奴才、玉簪兒見衙內要水和

婦人共浴、蘭湯效魚水之歡、必洗心方心中正沒好氣、掣
浴盆進房、往地下只一墩、用大鍋燒上一鍋滾水、口內喃
七嘴八舌說道、也沒見這浪淫婦、刁鑽古怪、禁害老娘、無故
也只是個浪精、沒三日不掣水洗、像我與俺主子睡成
月也不見點水兒、也不見展活了甚麼佛眼兒、偏這淫婦
會兩番三次刁燈老娘、直罵一房四角來、玉樓聽見也不言
語、衙內听了此言、心中大怒、深罵不成就、精春梁、鞞着鞋、
向床頭取拐子、就要走出來、婦人攔住、說道、隨他罵罷、
你好惹氣、只怕熱身子、出去風試着、你到值了多的、名之
如衙內那裡、接納得、住說道、你休管這奴才無禮、向前一

把手採住他頭髮，地踏在地下，輪起方子，兩點打將下來。饒玉樓在旁勸着，也打了一二十下，在身打的這可頭急了，跪在地下，告說：『多你打我，上想多也，看不上我在家裏了。』我不求名，七目不為我累。精屈責我罷，衙內听了，亦發惱怒起來，又狠了几下。玉樓勸道：『他既要出衙，你不消打倒，沒得氣了你。衙內隨令伴當，即時與將脚媽上來，把玉簪兒領出去，便賣銀子來交，不在話下。』正是：蚊蟲遭扇打，只為嘴場人。玉簪一段疑于此，足不知搗寫玉樓描寫一生悶氣。如此方出，又言利固不可貪，而名亦非可求之物也。有詩為証。

百禽啼後人皆喜
見者多言間者厭

惟有鴉鳴事若何
只為人前口角多

